

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

宋元明之部下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中國哲學史組編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

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

——宋元明之部 下

中華書局



楊簡

楊簡字敬仲，南宋慈溪人，生於高宗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年），死於理宗寶慶二年（一二二六年）。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九年）進士，任富陽主簿，陸九淵到富陽，因拜陸爲師。後官至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告歸後，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後世學者稱慈湖先生。他的著作，後人編爲慈湖遺書。事跡詳宋史卷四〇七本傳及宋元學案慈湖學案。楊簡繼承了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唯我主義的學說，並作了極端的發揮。這裏選了他的己易、絕四記兩篇。

己易一篇可以代表楊簡的主要哲學思想。內容主要是表述他的主觀唯心主義，也就是唯我論的世界觀的。他認爲「天地人物盡在我性命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周易解序）。這就是說，客觀世界是從主觀意識或「性命」派生出來的，一切客觀事物都不過是我「性命」之中所固有的東西。楊簡就是以這種觀點來解釋易經的。所以他一開頭就說：「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依照楊簡的說法，「我」總攝了一

切。易就是我，易的變化就是我的變化。天地的變化是易，因此天地的變化也就是我的變化。我和天地是一體，易和我也是一體。爲了證明這種說教，他跟着列舉了一系列荒唐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例。他說：「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這就是說，天地、大小、晦明、古今、鳶魚、日月、雨露、雷霆等一切客觀現象，都是由我的主觀意識所派生，離開了我的主觀意識，就什麼也不存在。也就是說，盈天地間除了「己」外，更無他物。這一思想，和他的老師陸九淵所謂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陸象山全集卷二十二雜說），與西方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所謂「世界是我的感覺的複合」，是同一個東西。

與這個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相對應，在認識論方面，楊簡提出了「人心自明，人心自靈」的訴之於直覺的主張。他的絕四記一文，就是根據論語子罕篇所記載的孔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來發揮這個主張的。他認爲客觀世界既是「日夜行乎我己之中」而非他物，乃是我所固有，因而認識的途徑，就是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但是，有一種東西對此種「人之所固有」的「清明之性」發生有害的影響，這就是所謂的「意、必、固、我」四種「學者之病」。這種有害於「清明之性」的東西，必須首先加以「止絕」。他說：「人心

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於此，聖人必止絕之。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一種「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只是由於爲「意、必、固、我」所蔽，才喪失了「靈明」，所謂「太虛未嘗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只要把「意、必、固、我」加以克制，恢復了靈明，就可以達到「一曰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合而爲一的境界。他把認識的根源不歸之於對客觀的「致察」，而歸之於主觀的直覺，充分地暴露出他的先驗論的神秘主義的觀點。

應當指出，楊簡也和他的老師陸九淵一樣，是有意識地把佛家的禪宗思想和儒家思孟學派的主觀唯心主義結合起來，硬湊成自己的思想體系的。他的絕四記雖然是解釋孔子的話，但實際上是援儒入佛。黃宗義所謂「慈湖以不起意爲宗」（宋元學案，慈湖學案案語），就是他受了禪宗影響的最好的說明。楊簡說：「孔子不言心，唯絕學者之意，而猶曰『子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這和禪宗所謂「下一語掃塵，旋下一語掃掃塵」的說法，完全相同。他又說，「改『毋』爲『無』，是賊天下萬世之良心」，因爲「無意」也是一種意，而「毋意」則是在意而不着於意或忘其意，這是「毋意」的真詮。若「無意」者必須先着一「無意」之意，反而不是「毋意」了。所以說是

「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是「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這也是從禪宗思想中剽竊而來的。至於他所舉太虛雲氣的比喻，則與六祖壇經所謂「一切法盡在自性。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爲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慧風吹散，卷盡雲霧，萬象星羅，一時皆現」竟是一鼻孔出氣。無怪劉宗周要說「慈湖言意，分明是禪宗機軸，一盤托出了」（明儒學案載山學案語錄）。

己 易 節錄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

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二「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智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二」。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厚「三」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

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

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四〕}，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五〕}，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者也，天卽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卽己也，天卽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

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七〕}，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八〕}；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九〕}；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十〕}。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三〕}，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三〕}，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

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

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

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全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

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臭爲鼻，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齎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而告之！姑卽六尺而細究之，

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臭，所以能臭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臭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臭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臭非臭，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臭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

……

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

所指也甚矣！是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一人而已〔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於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二〕」，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三〕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四〕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尙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尙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五〕，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六〕」，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七〕」，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八〕，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不可以精粗論也，徹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一〇〕，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一一〕，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一二〕，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一三〕；信吾信，謹吾謹，徹戒吾徹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四〕」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

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蹟」〔四〕也。

「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五〕，非蹟自蹟，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六〕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七〕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八〕，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卽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九〕；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十〕，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十一〕。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十二〕，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顚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十三〕。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十四〕。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閒爲之，顚沛閒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

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卽道心，卽仁義禮智之心，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无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親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而非懼也，「其亡其亡」，

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卷〕，「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卷〕，「三日不食」〔卷〕非窮也，「揚於王庭」〔卷〕非得志也，「介於石」〔卷〕非止也，「出門同人」〔卷〕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卷〕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卷〕。」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卷〕，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卽敬卽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慈湖遺書卷七）

注釋

〔一〕周易繫辭說包犧氏始作一爲陽爻，一爲陰爻，是八卦的基本。

〔二〕楊簡認爲盈天地間只有一個我，按照他的意思，所謂我就是道，就是性，就是心的意義。他認爲天是我性中的象，地是我性中的形。天用一來表示，所以說一者吾之一也；地用一來表示，所以說一者吾之一也。從一和